

梵高生命中最后的日子，透过加歇医生的眼光，深入他的内心  
和艺术，一个令人目眩神迷的世界，深不可测……

# 告别梵高

(美) 卡罗尔·华莱士 著  
郭晖 译 李修建 校译

*Leaving Van Gogh*

「这是我和文森特共同保守的秘密，他将之带进了坟墓……」

人民文学出版社

7712.45  
2013322

阅 览

# 告别梵高

*Leaving Van Gogh*

(美) 卡罗尔·华莱士 著  
郭晖 译 李修建 校译



世界出版社

LEAVING VAN GOGH

Copyright © 2011 by CAROL WALLAC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MMA SWEENE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WORLD AFFAI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1-2010-262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告别梵高 / (美) 华莱士著; 郭晖译. —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3. 8

书名原文: Leaving Van Gogh

ISBN 978-7-5012-4507-9

I. ①告… II. ①华… ②郭… III. ①传记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57985 号

告别梵高

Gaobie Fangao

作 者 (美) 卡罗尔·华莱士

译 者 郭 晖

校 译 李修建

策 划 世知东方

责任编辑 薛 乾

特邀编辑 杨 娟

责任出版 刘 喆

装帧设计 周周设计局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http://www.wap1934.com) [www.aol1934.org](http://www.aol1934.org)

联系电话 010-65265919 010-6526595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880×1280 毫米 1/32 9.5印张

字 数 213千字

版次印次 2013年8月第一版 2013年8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4507-9

ISBN 978-1-4000-6879-1

定 价 25.00 元

(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出版社调换。联系电话: 010-65265919)

献给里克，一如既往

我一直希望，我不是为我个人工作。

——文森特·梵高致提奥·梵高

1888年3月

## 序曲 1905年

昨天，我手捧文森特的头盖骨，感到莫名的忧伤。我审视着那个黄色的头盖骨，想着他血肉充盈的样子；我痴痴地看着他高高隆起的眉骨和那瘦削的颧骨，这些构成他的颜面。

作为医生，我禁不住还要寻找一点儿东西，颇相学现在过时了，不过我是个老人。我刚开始学医那会儿，有些医生相信脑颅的形状可表明或预示一个人的心理状态。那么，这个颅骨要告诉我一些什么呢？我应该推论说文森特是个疯子吗？或者说他是一个天才？亦或既是疯子也是天才？

我曾满怀希望……嗯，这挺愚蠢的。我猜我曾满怀希望文森特会再和我说话，当然，这是无稽之谈。我不会真的想象在他所剩无几的坏牙之间会发出声音来，不过我想，看到他的头骨也许勾起一丝新的回忆，那些我已遗忘的东西——一句话，一个眼神，或是一个手势。以给我一个新的视角去审视他心理困境。

当然，我不能为了某种虚无缥缈的迹象而想等多久就等多久，我们重新埋葬了这位亡故者，没有时间细查。

尽管葬礼有点儿古怪，但很感人。我年近八十了，常常感到

此生之事已一一料理，可是直到昨天我还没能把某个人重新入殓。如果在文森特的坟边还有块空地可埋葬提奥的遗骸，我们不会搅扰文森特的。现在，在一块新墓地，两块朴素的墓碑并肩而立，上面只刻了兄弟俩各自的名字。提奥的遗体还在荷兰的乌得勒支省，不过他的遗孀答应在条件允许的时候把他运到奥威尔来，因为她觉得即便他们已故，也应当尊重他们之间的兄弟情谊。没有多少遗孀——那些已婚的遗孀肯定不行——能像梵高·格若丝乔克太太所做到的这么低调，虽然我相信她所做的是正确的。

这块新墓地坐落在公墓的北面，靠墙，比以前的那块墓地要好。文森特也会愿意选择这块地，四周有他生前怀着极大热忱和勇气绘制的那种麦田环绕着，我又从他原来那块墓地那边移栽过来一些向日葵；那时候这些植物曾给过可怜的提奥一些快乐和慰藉。想想我做了一点儿事情也许能让那个可怜的人有一丝安慰，自己心里也高兴。

我们都一直静静地等待，等掘墓人把最后一捧土撒到棺材上；那是一个暖和的下午，不像15年前的7月我们最终埋葬文森特的那个酷暑的日子那么炎热，不过也不算凉快，掘墓人的任务似乎无限期延长了似的。我们立在那里，任人说是梵高事件的生还者，注视着那口棺材消失在团团的泥块下，想着他。他告诉他的兄弟，我比他病得更重，然而他已身处异处，化作一堆白骨，而我，依然苟活于人世，依然尽力想弄清他对我，我对他意味着什么。

我认识不少画家，文森特不同凡响，认识他的人都明白这一点，所以对于提奥之妻不遗余力地张扬他的名声，我毫不惊讶。

当然她这样做，主要因为她藏有大部分文森特的画作。这很自然。不过她一定也和我一样感到，她的生活就让这样一个非凡的人搞得丰富多彩了。我虽然有孩子，但是不会有孙子了。玛格丽特现在显然已是个老姑娘了，保罗也不会是个拖家带口的人。如果从今100年后有谁知道我的名字的话，将会与文森特·梵高联系在一起。他为我造的像也许让我流芳百世，如果真是这样，人们会记得我是那个让他死去的医生。文森特曾经在一封信里写道，一个自杀的人将其友人变成杀人犯。那份友谊让我变成什么？

许多关于文森特之死的谣言四起，好些细节无法解释：比如那支枪从哪里来，又从哪里消失了？为什么他那么笨拙地毙了自己等。有传说那支枪是用来射母牛的，是从拉夫那里借来的；有人说是支步枪，也有人说是支短枪，他在要打兔子时绊倒走火了。甚至还有一种比打兔子谣言更无稽的说法——文森特是被谋杀的。有人说，他是被他曾经画过的农妇的老公杀害的。也有人说，他们在一个干草堆下面被当场捉奸。巴黎的版本（因为有些谣言甚至传到远方的城里）竟然提到文森特在一家窑子里羞辱过的一个不知名的画家。我不认为有人会对这种说法笃信不疑。

当然，对这些谣言我从不回应。我为什么要讲出我所知道的实情呢？这是我和文森特共同保守的秘密，我把它带进了坟墓。

## 第一章

提奥·梵高为了照顾他的哥哥第一次和我接触时，我已是花甲之年，行医也有31年，远近闻名了。我的病人症状不一，但是我专治神经和精神方面的疾病也有些年了。巴黎有我这样资历的人也有几个，不过还是我与艺术界的密切联系，使得提奥·梵高在1890年的春天找到我。事实上，是卡米耶·毕沙罗要他来找我的。

年少时，我在里尔学画，在班上认识了阿曼德·戈蒂埃，他不仅比我小，还更有才气，所以他被巴黎美术学院录取，一点儿也不令我吃惊。他1852年到巴黎时，我已在医学院上了两年学，从此我的生活更富有生趣了。戈蒂埃是一个英俊、开朗、平易近人且爱交朋友的人。再有，他美术专业的同学也比我学医的同学要有趣得多。虽然我很爱思考医学问题，但是我更喜欢聊艺术，所以我常和戈蒂埃去艺术家聚集的咖啡厅。因此，经过这些年的浸润，我对他们都很了解，比如库尔贝、马奈、毕沙罗、塞尚、莫奈、雷诺阿、希斯里和基约曼等画家。

1855年，我被接受为让-皮埃尔·法尔列特博士带的实习医

生，在官方称之为萨佩特雷老龄妇女医院工作。如这个机构名称所示，大多数病人上了年纪，法尔列特以其创造性地治疗各种年龄精神失常的妇女而闻名。我的妻子布兰奇过去常嘲笑我，尽管相当温和，她说我最初认识的女性都是精神不正常的，并装作这便是为什么我感觉她那么令人赏心悦目的原因。她的这种看法也许是对的。1868年我们最终相识时，我已经认识了不少心智健全的女性，但是没有一个能像这个最终成为我妻子的女人这样清楚地看这个世界，她对人们及其情感的宽容而理性的认识对我来说值得信赖。疯人出问题就是出在这方面，甚至可以说，精神失常的定义就是对周围世界有缺陷的认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布兰奇是我认识的最健康的人。或许正是我在疯人院工作的这些岁月让我特别感谢她的健全。

萨佩特雷医院除了这个现代的美名，主要是建于17世纪，看上去像是一个古老的地方小城。整个医院处于由围墙圈起来的院子里，围绕着一座穹顶的小教堂而建。那片地有部分还算风景优美：有古树，悠长对称的人行道，建筑都采用巴黎典型的金色石块材料。但是它的历史并非完美无缺，在河岸一块潮湿、少有人迹的地方建有一个堆放硝石的仓库，不大能与现代、理性的医院建筑融为一体。还有，这里许多病人精神脆弱，其中一个著名的病区是法国曾经一度称之为“力量”的最臭名昭著的女监狱。恐惧和痛苦笼罩着那些高墙。

在我到那里六十年前，伟大的菲利普·平内尔博士把精神病人从枷锁下解放出来，那曾是一个革命性的举动，因为在那之前，人们认为疯人是恶神附身的人。据说这些人治不好，只能限制其行动。平内尔和其他一些人认为精神失常是一种背离真正自

我的疾病（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过去常称精神疾病为失常症的原因），通过调动病人所仅存的那点理性，这种新的“道德疗法”能让他们恢复心智。作为一名年轻的医生，我觉得平内尔博士的理论令人振奋。这种仁慈也富于人道的尝试，帮助一个精神失常的人恢复神志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而且也不是屡试不爽。即便如今，在这个新世纪，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让我们中的一些人能与现实协调一致而另一些人却偏离正轨。我们还没有真正弄清如何给各种各样的精神病患者诊断，自然也就不知道如何治好他们。这一点我吃了苦头之后才懂得，但是在那段时间里，我是相信我们能够做到的，以为只要善待他们，让他们作息规律，给他们可口的家常饭菜，新鲜的空气，适当的消遣，甚至让那些最轻的病人工作，便能消除他们的失常。

我完成了医学训练以后就开始独立行医，参加某个协会成天泡在会议中不适合我，我也没法像法尔列特那样经营一家医院的一个部门。因而，我在该城的几家诊所工作过，免费给一些穷人提供医疗咨询，在一个矿泉疗养地干了几个夏天的医务官。我甚至在一家喜剧院当过一阵医生，帮演员们治治嗓子疼，包扎包扎扭伤脚脖子，这样他们便能重返戏台。这只不过是勉强糊口而已，可是与我那些搞艺术的朋友相比我还算富裕的了，至少大家都认为医生不可缺少。

19世纪五六十年代，学院艺术渐渐向更加个性化的方向转变，库尔贝和塞尚及其友人不再画那些媚俗的人物画或以神话故事为主题的巨幅作品，而是描绘我们的生存时代，表达出他们个人对生活的感受。这些具有革命性的画作一开始不大受欢迎，因此我的朋友们常常处于绝望的境地。我藏有几幅这样的大作，这

当然归功于我时不时地帮助他们。我借钱给莫奈，照顾过雷诺阿最喜爱的一个模特。他们给我油画作为报偿，这令大家都满意。

尽管塞尚和我的交情不浅，卡米耶·毕沙罗和我才是至交。有时他几乎不能养活他的妻儿，每当小家伙们病了，或是毕沙罗太太积劳成疾了，再不就是画家本人眼睛有毛病了，我当然都会伸出援手。他住到巴黎北面的蓬图瓦兹时，我在奥维尔附近的小村庄买了一处房子，我们那时经常见面。有一次，塞尚、毕沙罗和我在我的阁楼工作室里用一小块金属板一起做蚀刻画，毕沙罗也给了我一些画作为医疗的报酬。

几年之后，我和他们几个渐渐断了联系，这在年轻人中时有发生：塞尚搬到了南边，很少到巴黎来；戈蒂埃因为欠我的钱最终和我闹得不欢而散；莫奈却越来越富，名气也大了；毕沙罗为了在住房上少花钱，也在巴黎南面买了房。也许是我自己的错，自从布兰奇撒手人寰，我的确变得有些孤僻。尽管如此，我还是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与艺术界保持联系，我去沙龙，也去看其他画展，和画商们也有交往，还看报纸上的艺术批评。我从毕沙罗那里认识了他的代理商，是一个名叫提奥·梵高的荷兰人，他为布索和瓦拉登画廊工作。我偶尔到蒙马特大街他们的画廊去，我所看到的大多数作品都太传统而平淡无奇。不过，毕沙罗说这个梵高为他努力工作，尽力卖掉他美丽的风景画。一些年间，我听到有关提奥·梵高兄弟的零星传言，在19世纪80年代末他和提奥在巴黎住了一两年，但是我们的生活并没有交点，对于他画些什么我一无所知。

毕沙罗在信中进一步解释到，建议我见见提奥·梵高，显然他的这个兄弟文森特有精神病史。他自愿去普罗旺斯的一家精神

病院住了一年，现在他感觉比以前好了，可是他不愿和病友们待在一起，觉得他们妨碍了他的进一步治疗。他想到北方，离提奥近一点儿，但是他并不想住在巴黎，因为他觉得这座城市对他的神经来说太喧闹了，太紧张了。他也觉得有个医生的监护是很重要的。首先，提奥·梵高希望他哥哥能和毕沙罗一家一起住，但是毕沙罗太太不想在一屋子小孩的家里招待一个处于恢复期的精神病人。

于是毕沙罗想到了我，他以前的老邻居。我在巴黎行医，每周四天去看病人，周日至周二这三天，我都住在奥维尔乡间的家里，毕沙罗认为文森特能在乡间作画，也可找到便宜的住处。我对神经方面的毛病很有经验，我了解画家，我就可以解决提奥·梵高的难题。我给毕沙罗回了信，告诉他我乐意去见提奥。

但是一连数月毕沙罗没再联络我，1890年3月的一天，我已经把这件事抛在脑后了，一位特别彬彬有礼的年轻人来到我在巴黎圣丹尼斯福宾街上的诊所，这条街是巴黎东站和南站之间的一条繁忙的街道。我的诊室光线黑暗，布置正规，有烟熏色丝绒窗帘，墙上挂了不少镶了镜框的画。很长时间以后我才习惯了街上车水马龙的噪音——有载客马车、载货马车、公交车和沿街叫卖的小贩等，不过新来的病人有时会被吸引过去。

一开始我以为我的新来客提奥·梵高也是被这喧嚣吸引，他穿着体面，干净利落，上穿一件双排扣长礼服，头戴一顶丝帽，一副传统中产阶级的模样，那种人在街上触目皆是。他的身材和我相仿，皮肤白皙，一头黄褐色的短发，配上一撮沙褐色的胡子。他讲话相当完美，只是有一点儿法语口音，同时显示出一种以销售为生的那种人的精明强干。然而，他的叙述时不时地出现

混乱。现在我回想起那一幕，才意识到他也许只是想着哪些事情要和我讲——哪些又要巧妙地回避掉而已。

提奥告诉我，他们出身于荷兰一个新教牧师的家庭，文森特虽然不是他家第一个出生的孩子，却是第一个活下来的，比他年长四岁。提奥像他们的几个叔叔一样做了绘画代理商，文森特最初在总部设在巴黎的古皮尔艺术公司海牙分店做过。我推测他在那里是做学徒。提奥说，他干得不错，所以调到另一个分店。

“他对作画总是有兴趣吗？”我问道，“作画，只为他自己？”我一直坐在提奥旁边的扶手椅里，但是此时我站起来走到桌边，开始边听边做记录。

“直到大约十年以前，他二十七岁了，”提奥答道，“他在家作了几幅画，仅此而已。”

“他有天分吗？”我问道。

提奥犹豫了，显然他在诚实和手足情之间纠结，然后微微耸耸肩，向我表示文森特的绘画天分没有那么卓然不群，可是因为兄弟情深，提奥不能那样直言。

文森特作为一位绘画代理商的生涯终结时，年轻的他想转行当老师，但是在英国一所小规模寄宿学校干了一小段时间后，他还是放弃了那个职业。“他决定改行当牧师，”提奥接着说，“留心我对您所说的每一件事，让他说这些事将会令他很痛苦，但是这些您应该了解。在这之前，他曾经和一位年轻的女人出了点状况，我们的一个表姊妹，文森特……”他又陷入了沉默，眼睛盯着一幅有些晦暗的荷兰风景画。显然，能很好反映他哥哥的这件事没法继续讲下去。“文森特无法接受她对他根本没感情，而他，他的狂热——警告了她。然后，在英国他邂逅了另一个女

人，又一次不欢而散。所以，就想到教堂了。”

“像他父亲，他这么做或许为了一种熟悉的生活方式。”我若有所思地插言道，努力想使他这个决定看来有些道理。

可是提奥并不很情愿接受我这个推理，“对也不对。他去博里纳日给一些煤矿工人传教。我不知道您对这个国家的那一块儿是否了解——或许您读过左拉的《萌芽》？”我点点头，回想起里面描写的那种惨然的无休无止的劳作，以及贫穷和暴力。“左拉一点儿也没放过，事实就像他描写的，那是一种惨无人道的生活。文森特在那儿病了，他所有的吃的和家具都不要了。”

我想起了在萨佩特雷医院的女病人，病房里满是偏执狂，病人们都执迷于一种无法摆脱的幻想，她们许多人也是为了种种理由就绝食。“好，我明白了，”我接茬道，“他还知道自己是谁吗？他在模仿基督吗？或者他以为他就是基督？”这种妄想的精神病人中屡见不鲜。

“他一直知道自己是谁，”提奥答道，“他那时候丧失了信仰，我把他带回到我父母家以便让他康复，就在那时候他决定当画家。”又一段沉默。“加歇医生，你一定要明白，文森特的目标是帮助别人。不知怎么他认为他的艺术能表达生命本质的重要真理，而且他相信这是他应尽的义务，不计代价。”

我们两人沉默了一阵。提奥最后的话仿佛在突然寂静的房间里回响起来。你也许会想，那么，是艺术本身迷住了梵高？或者说，那是自我牺牲的机会？偏执狂们能以最荒谬可笑的方式伤害自己。然而，你要质疑他们，你不能把他们的这类想法称作理性，因为这些想法之间有某种一致性。显然这个文森特把自己当作某种拯救者，而提奥似乎没有看到这种妄想有多夸张。

“那他为什么会在疯人院？”

提奥没有立即作出回答，而是俯视双膝，我静待他的回答。

“这事儿很难说，”他又停顿了一下，然后抬起头，做出要站起来的样子，“我才发现这是您坐诊的时间，大夫先生，我不想浪费您的时间。”

我用手指了指那些空的椅子，“你看到还有别的病人了吗？”我问道，“我悉听尊便，如果我能帮上你哥哥，我真的必须对他的事了如指掌才行，你当然清楚这一点。”

“对，当然。”提奥答道，双手有点儿规规矩矩地握着放在腿间，他看上去茫然地盯了墙面一阵，显然在琢磨怎么讲，“文森特在荷兰的家里住了一段儿，自学了绘画。那段时间对我父母来说比较难。在巴黎这样的大城市，一个牧师的儿子破衣烂衫，还光着头四处乱转可能没什么，但是在荷兰的一个小村子里，你知道，这种样子一定惹来闲话。我母亲非常爱文森特，可是邻居们很残忍。”他停下来，显然陷入了痛苦的回忆，然后他不屑地挥挥手。“无论怎样，我不必讲细节了，总之文森特来到了巴黎，和我住。他在绘画方面大有长进，大有长进，但是他……和他一块儿住很难。他精力旺盛得吓人，睡得很少。他很爱争吵，吵得很厉害。他画得也很快！那些画，大夫——已经堆起来了，我住的房子也不大，床下，卷起来放进衣柜里，到处都有他的画。我老婆的忍耐力够大了。”他说着深吸一口气，好像要使自己平静下来似的。“文森特和我一起住的时候，我们俩还没成家，她还没见到他，就已经和他的作品住在一起了。”

他蓦然改了话题。“您见过高更吗？”我原想多了解一些这种过旺的精力，在医院的病区我也看到过这种情景。我们把这种

症状称为“躁狂”，这种症状有时伴随另一种精神错乱的症状。然而，此时我决定跟随提奥的叙述思路走。

“我听过这名字，有点儿孤僻，我感觉。胆挺大，很张扬？”

“是呀，非常有才气，几乎和我哥哥一样，不是，应该说比我哥哥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文森特至少非常温和，友善，他的目的很单纯。高更是有野心的，诡计多端，我认为他心怀鬼胎，可是文森特非常崇敬他。我哥曾有到南方作画的想法，巴黎太拥挤了，太繁华了。他觉得能在普罗旺斯的一个地方住得简朴一点儿，便宜一点儿，而且他在阿尔勒找到了一所房子。他想要建一个‘南方画室’，所以邀请高更加入。”说完，提奥又陷入了沉默，盯着拇指看了一阵，抬起头来望着我。

“他到疯人院之前，我每个月给文森特150法郎生活费，并且总给他绘画用具，他离开圣雷米之后我依然打算这样做，他现在就在那儿。虽然不多，但是这已是我的底线了；我老婆很快要生孩子了。如果高更到阿尔和文森特在一起，我同意也给他钱，高更只在那儿待了两个月。这个情况虽然不是从他们两个口中得知的，但是高更这次去很失败。他们俩的性格……文森特那么执迷于他的想法，可是现实不是他想象的那样，”他大喘一口气，微笑着看着我，“大夫，您很有耐心，我几乎要说完了。”

“没有吧，事实上，你只是提到……”我低头看看我记下的内容：躁狂症？好争吵。“南方画室”——妄想？关于女性的妄想。“你提到了一些我很熟悉的其他病人身上出现的症状，再接着说吧。”

“好吧，高更和文森特吵架了，直到今天我并不知道究竟出